八編類纂

五十

臣類

芸七十七

1717
77-50

門 加
號 1717
卷 79-30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蕭望之 被難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侯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

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
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
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崎問狀無有所
諱望之對以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
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
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
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
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
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
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
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
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
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
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
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
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
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在郡守內
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宣悉
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
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

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内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厥其欲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諭上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

議若迂不錄

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廢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入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贍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不合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南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銃時。民尚有饑乏。病疫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賑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敵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

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二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詛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

不婚虜不伐喪均是

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
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
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
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得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
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盜賊未止、
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
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

王忠拜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
丞相司直觟延壽奏侍中謂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
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
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
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
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
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幾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
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
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
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
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
逮捕繫治上於是左遷望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
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
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
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
心諫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
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用事中書
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
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
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
自欲更置士人縣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讓讓
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
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
騎將軍高遣客以奸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
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
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
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竊究黎庶
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宴
而休遂行日反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

將歸延陵之阜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
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廣行積思塞邪枉之險竢宣
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反之兼聽則下走
其庶幾願竭區區砥礪鋒鍔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
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
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
俱待詔堪獨自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
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
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
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

小人不可與作緣○錄此爲大臣不知止不知幾之戒要之知幾則自知止矣

可慎可戒信哉爲君難

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他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驕待詔以行汙穢不進欲入堪等堪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羅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侯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入年亡他罪過令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入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多事）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

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
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
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
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
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
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
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
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
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
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
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
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常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
無久留我、吏、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
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
上乃卻食、爲之悒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
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吏、有司請
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父子追念
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漢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諫、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宴持詔

漢家重博士議郎正爲此等

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答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切諫、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

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毋王太后下丞
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
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
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
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
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
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
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以竭惟恐
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
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

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
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
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
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
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
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
痛矣臣驕侵閨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
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
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
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劾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討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

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逃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

相諸曰立秦咎由嘉坐薦相等徵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上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亦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座則起疾痛視之無數亦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誄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抵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薄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薄復前進藥嘉引藥盃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

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至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詰吏
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穠治吏詰問嘉嘉對
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
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愼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
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
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
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
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克備宰相不
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
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

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
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殿血而死帝勇大司馬驃
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
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
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
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後漢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
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不就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

講堂好尚如此

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隲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人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其爲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横安帝[illegible]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得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雖有推燥屈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月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惟陛下留神萬機

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上疏曰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時

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震復上疏曰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重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宰司辟召承望旨意天下諠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讖惟陛下度之豐惲等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以爲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帝既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壽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

考詔獄、治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蠲除全騰之命、以誘蔓羣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樊豐等因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遂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詔遣歸本郡、震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家人曰、吾疾姦臣而不能誅、惡女亂而不能禁、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勿歸塚、勿設祭、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無恥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郡行書、道路皆爲隕涕、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冤、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青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冤而有靈、倘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震五子長子牧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
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
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亦後必復致
太鳥矣、
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
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
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
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
不受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帝時微
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木晝昏秉
因上疏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
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諸侯如臣之家春秋
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
威無序侍衛守空宮被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
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
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
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
病篤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
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徵拜太
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

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内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令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選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謂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里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同國爲池澆濯黍穢宜絶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傷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荆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頃者朝廷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遯、穆穆清廟、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

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取受罪臧累億
將荊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
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
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撾殺
又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二百餘乘
金銀珍玩不可稱紀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惶恐道自
殺秉固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案中常侍侯覽弟參
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豐重必有自疑之意臣
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
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

至戒覽宜急屏去本部書奏尚書即召秉掾屬曰公
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
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
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
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
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
酒色財
子賜字伯獻還居隱約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
梁冀府非其好也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
賜上封事曰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維虺維

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
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
讒夫昌、則苞苴通、惟陛下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
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光和元年有虹蜺書降於嘉
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
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
而歎、謂節甫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
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猖意少子、乞還女婿、朱
雲欲得尚方斬馬劒以厲之、固其宜也、吾累世見寵、
無以報國、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詩人所謂蝃蝀者也、
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是以災異屢見、今復投蜺、可
謂熟矣、按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
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寺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
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
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盡篆小技、見寵於時、樂
松處常伯任芝、侯納言鄧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
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猷
亂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
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
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書

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黃巾師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茲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師可不勞而定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汪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初賜與太尉劉寬同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與寬濟帝嘉歎

復封寬及濟子

子彪字文先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徵還爲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

殷民胥然。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靡沸之亂。石包宝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且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與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

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表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紳。所以瞻仰明明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十一年。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計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今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惟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表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九

左編

臣類　相臣

後漢李固

被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大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開爽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爲

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唯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凋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扳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

中興誠當帡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寘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

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
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
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
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
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
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震天下子弟祿
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于州郡而詔僞之徒望
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答館陶公主爲子
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薄重薄位者爲
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

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
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曰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
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
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
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
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今與陛下共
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
之內一家之事耳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
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

漢人條對可覩若宋開天帝圖徒虛語耳

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輒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浸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開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倘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臣。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

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
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
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
未能數年稍復廢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
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赦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
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冀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
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
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鑒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
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
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
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欝泱宮省之內容有
陰謀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
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
無有怵迫之憂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
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
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
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
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
等賊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于里
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

妖孽自消群散法令無奉是深於妖也

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强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疾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昏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非鄉疾慶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安樂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北十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盜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太監）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

怨、又希望冀肯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太尉李固
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枝黨至於表舉
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廢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
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
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日
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
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
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臣聞
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奸軌則責在太
尉固受任之後東南政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

四字亦是
損傷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荷肆狂狷存無廷爭之
忠没有誹誦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
毀君固之過曩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
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明恐後為患遂令左右
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
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
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
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
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乃遭大憂皇太
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

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咎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

清河所長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獨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耆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其為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鑽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

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及更奏前事遂誅之
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
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
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
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
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之夫復
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
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
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
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鑽詣

如此賢者乃可恥不與党

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
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
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于試有
司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
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
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
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痛尸
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
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
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

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

燮字公德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

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

菩心哉姊也

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

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客處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

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

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

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

賢哉姊也

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

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

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

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既而戒燮曰先

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

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

勿妄往來愼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

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

矯東漢人之習

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賴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詡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賴川甄邵詔附梁冀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燮在職二年卒時人感世忠正咸傷惜焉

後漢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郡人周

東漢尚矣
節以此

璨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道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誣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坐忤左右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遷大

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復重論蕃上書救雲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為上疏諫曰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上書令黃瓊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六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

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計、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幷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奸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盡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嘉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不納、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太守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察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王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

徒劉矩、司空劉茂、共建請瓚、瑨超浮、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不稱當、小平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原其誠心、在乎去惡、遂使天威爲之發怒、今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王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後、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纍過、死有餘辜、皆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力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致此刑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瑨字幼平、陝人、

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勢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讓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相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

后（伏祕）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拜封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釣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

路誼譁言矣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睚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令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寧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

如此作事不殺身何爲

亦是

此人義而有智若蕃武同心震左右其間決不爲竇章之事

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迕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桎梏桎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掖劒叱甫甫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踧蕃曰死老賊復能損我曹貟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鉅令聞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井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

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後漢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詔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

高不欲使更楚厚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具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三公有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獄猶不在肴三公咸復爲言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不疑允見卓禍毒方深纂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收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

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約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呂布又欲以卓財物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劒客遇之布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懼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馳馬

議論用莊作事剛愎東漢之患在大臣不在士類

靑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二部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聞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三子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弃官營喪

王宏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伯促殺之、宏臨命詬曰、宋翼暨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瞎、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

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
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士孫瑞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
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
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于瑞與平二年從駕
東歸爲亂兵所殺
趙戩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
卓數徵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
將殺之衆人慘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
之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
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晉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
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盧欽言之於
文帝除左著作郎頃之晉篡位拜黃門侍郎華強記
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
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
右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初帝潛與羊祜謀
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

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既進而未有克
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
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
克及吳滅封爲廣武縣侯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
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草定而荀勗自以大族
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侯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
誰可託寄後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
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
州諸軍事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並遣使朝
獻後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

刻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
何崎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
將廢皇太后會羣臣于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惟華
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
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
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貶太后之
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
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
瓘等內外兵起朝廷大恐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三
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

使外軍解嚴。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侍中中書監。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欲倚以朝綱、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郎、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

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任。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

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
素啓事十餘紙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
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
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華以梁王肜代之
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
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以謝關右不
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肜
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既還詔事賈后因
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
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
兵固守然後救之華舍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蹙以中
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
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
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
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
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
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
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
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

不知退遂不知喪鳴呼易可不學哉

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
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亂禍不
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
痛之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
吳方强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
氣愈明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也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疑李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詳慮帝悟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況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餘人心常念焉

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東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

餘食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
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
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
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
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
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
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
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
立晉王爲大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
良曰昔秦文公時有陳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
陽陳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
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
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
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黃門侍郎參錄朝
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弒君之罪不受
其賂魯納鄫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
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
千人往屯遂良諫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嘗其言不用
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
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

人臣能濟其躬何事不濟

子紹不令往東宮遂良諫以爲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且朋友深交者易慁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嘗計旬日半遣還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厄功臣之人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翊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陛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巧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

多此一表有功不居功有罪不明功人臣之義當如是

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立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

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

唐鄭畋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分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燦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進學士承旨瞻以諫忤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裒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為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以兵部侍郎進同平章事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

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荊洪等漕。
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
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而師
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
乾符六年。黃巢勢浸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
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
使羈縻之。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
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聶爾賊奈何捨
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巢本於饑。其衆以利合。
故能與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
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
即几上肉耳。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産富天下。如與
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
吾等。而公以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
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
國威靈。不可。即抗論至相詬。攜怒拂衣去。裾敝於
硯。因抵之。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明年。
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
不敢發。發輒得。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
妻。自紝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

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苑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即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軍中、乃去、明日朝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詔進同平章事、賊將又至、畋斬千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一作力）爲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懦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陳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擒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內、尚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跋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感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是時、微畋天子幾

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孚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畋數勑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畋出境、既半道內慙負、即辭疾、詔授太子太傅分司東都便鑒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鄴坐賊抵罪死、畋奏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時田令孜特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略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鄴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

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子凝績爲壁州刺史留養徒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成奉天畋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識擢及畋還葬鄭表爲請謚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享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農郡公

宋范純仁

范純仁仲淹子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臺色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二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

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召爲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而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

無留意邊功在宋人開此口者總和局也

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數語皆非不及其）如是足矣（父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諮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

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
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
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
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意使之自
省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
親奉德音欲修先王神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
法而使小人爲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道遠者理當
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
革倘欲事功亟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遠言者而退
安石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

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
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無所顧也其
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
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
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
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
事不能得竟坐失察察佐燕遊左遷知和州徙慶州
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者威名今可謂世職卿
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
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尚幼不復

千古憤少猶媿

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詰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恐累公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通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哲宗立復知慶州召爲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

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訾諫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大深四方死者親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進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

只三言是更不必煩

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俘羌酋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覿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譏宣仁后上之諫官欲竄於窓典執政右其說惟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辯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

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
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改出知河南府召還復
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
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
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
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
助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
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非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
防凡可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
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
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
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
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
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
明肅垂簾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
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
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
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
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奴僕
右丞鄧潤甫越次奏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

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
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
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
須如此推服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
卿告詞詆訾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陛寧法度
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
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
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
觀望邪純仁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
自純仁所出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潁

昌府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未廢純仁
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
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
徙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
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
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
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
又憂處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
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
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

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彦若已
死賊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
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
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間命
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
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
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聞諸子烝章惇純仁必怒
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
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
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
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
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
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
年徽宗即位欽聖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
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
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
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除觀文
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
覲仍宣渴見之意純仁乞歸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
每見輔臣問安否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

上醫視疾疾小愈巧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
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誚未明
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云懽
宣仁之誣誚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

宋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之子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
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擢天
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
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遼人移
書既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
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
役也何問爲遼主使其臣王言數燕于館言數問夏
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懽則善矣忠彥
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
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
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
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
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
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
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

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知定州元祐中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政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爺仁宗始政當時亦多畿斥章獻時事。仁祖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宗用心。則善矣知眞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悉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卽位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敘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出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陳州安作卒年七十二

宋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一法以

者

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臺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神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衰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不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哲宗即位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館伴弊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摘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

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欵者蓋料我急於議和且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泄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年拜進中書侍郎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爲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日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

札密訪至於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選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二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

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官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

亦欲涉歷廣庭稍見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窃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寬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憃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竦然以邀譽凡八年始

能使人主尚廢

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
即去、少須歲月吾欲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
使復命知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
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
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
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
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
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
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
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

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
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
歸葬許之

延陵顏李亭會通父較

宋文天祥 被難

文天祥、字宋瑞、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皆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建炎初、邦乂爲建康通判、守臣迎降、而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

好考官 出處

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藁、一揮而成、帝親收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南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内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臺

出處

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是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

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戶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狥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吕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吕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

此等人才生于此日此等議論發于此日可惜可惜

斷之義少乞斬師孟冀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

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闔遠書奏不報
元兵攻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十月天祥入平江
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宰相陳宜中遣張全將淮
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
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攻
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
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
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脅遁尹玉
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玉死之士卒存者四人無一
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不聽天祥斬曾全以徇

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元攻
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
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璟衛王邦傑留平江
天祥去平江三月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
祥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
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
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
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
急容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
重兵於六和塔天祥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

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戰以爲守、世傑不許、十八日、伯顏至皐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請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元使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天祥詣軍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天祥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第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不和、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作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大皇太后廳前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伯顏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羈縻之、明日丞相吳堅賈餘慶樞密院謝堂家鉉翁

劉昂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軍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偷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爲逆矣、尚何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尚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賣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爲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元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淛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鄒渢張扑數人耳、伯顏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台杜滸從至京口、留十日、杜滸與余元慶定計謀趨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促過瓜州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

是夕逃至眞州城下眞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翻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逼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

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丞相入眞州說降寄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糁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鎗天祥偶不見獲滸解所懷金與卒獲

生死命也
人生一死身何不置之度外

事已至此又遭異類

免募一樵者以薦荷天祥至高郵泝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宰相陳宜中等議論不合乃以同都督諸軍馬天祥使吕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滸募兵于温州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益宜中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劒州取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濚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渢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渢兵敗同起事者劉欽等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濚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抗監軍趙時賞趙孟濚等盛兵薄贛城鄒渢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入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

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漚于永豐漚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至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同輩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厜澳益王昺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奬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狥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阻險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懌天祥威重佯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興帝舟自碙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

兵、天祥移書陸秀夫、天子幼沖、宰相遁荒、制詔救令。
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
而已。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
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
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
嶺鄒溉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等懿乃潛
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
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卒出走、千
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溉自剄、衆扶
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滸被
執、以憂死、惟趙孟濮遁、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令
之拜不拜、踴躍請劒、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
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世傑、天祥
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
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
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
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
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
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

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
容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
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
旦、遂移兵馬司、詰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坐未嘗
面北、留夢炎說之、被其唾罵、時宋德祐帝降元、封瀛
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
入館驛坐召天祥、天祥至、則長揖就坐、馬顧左右曰、
此人生死當由我、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
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博羅丞相張平章偕坐召見
天祥入長揖、問道右時會有大臣將宗廟城郭土地
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天祥曰、謂天
祥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邪、奉國與人、是
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者、必
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
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
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
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
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
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語
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

須知自古人臣何嘗有功

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所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

忠千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天祥與博羅語復自書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爲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爲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都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傳啟、天下之人曰、啓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邪、春秋亡公子

十此見信國之大

入爲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舜之於夏、舜丕之於漢、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數陳、頗有餘憾耳、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亦多此一段議論）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

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十九年、有閩僧琴堂以談星見奏、言上星犯帝坐、宜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薨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天祥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槌擿其膝、傷天祥堅立不爲動、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

（元史飾詞）

（請賜劾）

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宋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所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無不嘆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吳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攷館河間廼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帛、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宋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

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二年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

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學、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掠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元脫脫

脫脫、丞相馬札兒台之子、丞相伯顏之從子、是時其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謂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左右前後

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月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別兒怯亦爲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忽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邪、別兒怯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遏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盍先爲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于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佐漢人當治之、帝曰、此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賑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審、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

之戒衛士嚴門出入蜩蚋悉爲置兵伯顔見之大驚
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顔遂
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顔請太子燕帖古
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
宿衛士拒伯顔遂拘京城開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
下、是夜奉帝御王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
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中。夜二鼓遣太子牲
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
帝又召瑪及江西范滙入草詔數伯顔罪狀夜巳四
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兎及齎詔赴柳林及旦脫

脫坐城門上、而伯顔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
旨逐丞相伯顔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顔遂南行、事
定詔以馬札兒台爲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
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爲中書
右丞相脫脫乃悉更伯顔舊政奏雪鄭王徹徹禿之
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蕃以阿魯圖正親王
之位中外翕然稱爲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孛羅等
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
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
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

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南山水勢尚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繼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該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卽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太子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四年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時有疾漸羸上表辭位乃賜松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以領之六年左丞相別兒怯嘗屢與阿魯圖言欲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

虜人知大義乃爾

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爲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傅爾本世裔、豈以丞相爲難得邪、但上見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七年別兒怯爲右丞相、以宿憾譖脫脫父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至河州、召還甘州就養、繼馬札兒台卒、帝念脫脫勳勞、召還京師、八月命脫脫爲太傅、提調宮傳綜理東宮事、九年桑兒只太平皆罷相、遂詔脫脫復爲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脫脫既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調阿速欽察二衛、内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脫脫用烏古孫良楨、襲伯遂汝中稍等爲僚屬、皆委以腹心、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群臣不知也、吏部尚書傑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脫脫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吕思誠言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虚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

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傑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傲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

患、五年不能塞、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以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等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千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覲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朥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

河間鹽運使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群
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
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
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
防使發河南北兵氏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
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
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脫脫領
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
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先是脫脫
之西行也別兒怯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

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丞相而是時脫脫
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
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
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
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宮
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以汝中
相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居中汝中栢恐哈麻必
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謀也先以
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太子及
皇后奇氏會也先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因等

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
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
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
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
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
勿從即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
以聽月濶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
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
頸而死

宋徐羡之

徐羡之東海郯人也爲桓修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
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爲鎮軍參軍與謝
混共事混甚知之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
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惟羡之
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羡之曰吾位至三品官爲二千
石志願久充今一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
而公寢食不忘意量垂殊何可輕豫其議劉穆之卒
高祖命以羡之爲吏部尚書丹陽尹總理留任甲仗
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少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

以官許人此謂朋黨

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可率衆官月一決獄、少帝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廬陵王義眞、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謝顏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嗜酒放縱、羨之等惡義眞與兩人遊、義眞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眞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爲靈運廷之搆扇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爲郡

羨之多行不義以自速禍

守、始義眞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眞怨之、表求還都、叅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眞、乃因義眞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慾、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剥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惶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

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將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潛盛爲內應其日守闕道濟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酒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崗率左右唱呼引船爲樂是夕寢于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人

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閤收璽綬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于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遣使殺義眞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繫之倒地然後加害傳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傅亮至江陵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

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
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中才塞士、亮布衣諸生、
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慮、陵嚴斷將來必不自
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
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
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
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
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
乃命華留鎮荆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
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
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乃遣彥之鎮襄陽、義隆
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參軍朱容
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義隆至建康、
群臣迎拜于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
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
隆即位、是爲文帝、復盧陵王、先封迎其樞、遠建康、進
羨之司徒、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
刑多所未悉、可令先二公推訊、乃以三華王曇首爲
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上
表歸政、三請、乃許之、羨之乃遜位、退還私第、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二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龔勝　節義

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同郡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

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
斂約先下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
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
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
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
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二公陰陽不和諸事並發
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勝年老被病
王莽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
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
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
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亾
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
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
隨俗動吾冢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十四日欻時七十九矣

唐安金藏

唐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藉睿宗爲皇嗣少
府監裴匪舟中官氾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
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
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憯楚欲引服金藏大呼

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邽納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傅之藥閱久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

配享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諭德

唐顏眞卿

顏眞卿字清臣京兆萬年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文章事親孝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眞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廷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

吉温以私怨搆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
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奏爲
東郡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
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叛陽託
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
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
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
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
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分總部伍大饗

士城西城門懷愾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
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
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
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
蔣清首狥河北眞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憕等
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袂續體斂而
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李
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眞卿爲盟主兵
二十萬絕燕趙詔卽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清
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舊裾唱大

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
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
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之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
之指耳眞卿爲出兵六千肅宗已即位靈武眞卿數
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時軍費困竭李臯勸冀卿收
景城鹽使諸郡相輪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叅進明
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
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
心危不復振眞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
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詠敗軍罪吾死

不恨乾元大寶至德元年十月乘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
授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眞卿繩治如平
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
平王總兵二千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棨
戟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眞卿劾之帝
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
而健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
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眞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
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眞卿率
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

右丞帝自陝還眞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眞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奏論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眞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小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爲其言虛妄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奬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命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息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啸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

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宜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入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每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之、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飾、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時

喪亂後、典法湮放、眞卿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及盧杞益不喜、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眞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眞卿（亦一見）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眞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捍

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眞卿不從乃詐遣
眞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希烈遣李
元平說之眞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
兵戮汝尚說我耶希烈大會其黨宴眞卿使倡優斥
侮朝廷眞卿叱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
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
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
先太師者眞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
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
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
色希烈乃拘眞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阬
之眞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
令齎旌節首級示眞卿眞卿慨哭投地會其黨用曾
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眞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送
眞卿蔡州眞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
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
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爾興元後王師
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
不能屈節當焚死眞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
復詰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眞卿曰

有詔眞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曰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爾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皇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頴頑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

唐段秀實

段秀寔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密有功

靈詧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恒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部伍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爾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寔兼懷州長史時師老財匱秀寔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岡嗣業中流矢率衆推荔非

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即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奔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丐譴於市。有不嗛。輒繫陽市人。椎釜鬲瓮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

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欲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侯。能爲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上十七人。人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趨列。卒取之。斷首置槖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辟于軍。乃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愧賂。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

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惡子弟。以賃竄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如是幾日。必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睎。載拜曰。公幸教睎。願奉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譁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卧軍中。睎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急責之。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諶。令諶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涖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衣裹瘡。注藥。實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疫。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誠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諶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吐蕃寇邊。戰監倉師不利。馬璘爲虜隔。不能遠。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疚而欲安其家耶。乃悉

城中士使銃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晝地以對帝悅賜第一區還之鎮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秀寔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寔曰將士東征寔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竝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脫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皦面劒走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劉海濱何明禮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竭忠盡節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宋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聽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策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帖完新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

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長者爲爪牙若去之則犬豪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與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

唐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梗外脅羣臣內侮天子蕡常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蕡對策大略云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杜篡弒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撓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陛先帝不得以

正其終致陛下不得以正其始況天子未立郊祀未
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祉稷將危也臣
謹按春秋玉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
不書此書者重其簡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
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
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
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
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
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
與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是

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
中麗嚴見贄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宮睥睨
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慨嘆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
論其直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凝常務
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贄逐我留吾顏其
厚邪乃上疏曰今贄所對敢空臆盡言防閑時政之
安危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贄比有司以言
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于
垂泣謂贄指切左右畏近臣衙怒變與非常朝野惴
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況

臣所對不及蕢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忝人言何。
乞回臣所授以旌蕢直。及昭宗訣韓全誨等左拾遺
羅袞上言蕢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
土。復掃除之役。遂羅譴逐身。亦異土六十餘年。正人
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
蕢策蚤用。則杜漸防萌。迹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
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枉魄憤嵇。有望於陛下。帝感悟。
贈蕢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宋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

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急
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揷件夏使。使者多所要請。
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爲河南監牧使。
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邦弗受。王師
西征。徙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急切。縣令佐至荷
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
更以辨。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監牧時。
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
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
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

以爲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彦博默不應他日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間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寔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間可爲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彦博以下七人皆者德魁舊不少假借意惇以强市鼠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民間讙傳官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無溺於所愛而志其可欤明日后留呂

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
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切初黜知南安
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
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讜雖不行猶徙梅州停
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
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輔運判官使殺之
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
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次
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容從僕所視皆經紀
同聚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梅二十里嘔血
而斃安世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停卞發前諫乳婢
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孫諤以檻
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諤乃還
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鬱及鼎
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宜和六
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
嘗與其徒馬永卿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其謫嶺
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
炎荒恐不生還忽憶司馬公語云北人在瘴烟之地
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且

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爾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臥牀中自以偃卧其不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葢安世年既老耄賢猶喪略盡歸然獨存面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異黙嘗趨走前後者使書來啖以即大用黙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若吾爲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至安世則曰器之眞鐵漢不可及也安世嘗因言軾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安世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家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葢棺乃去

宋鄒浩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鄒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

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敕將帥毋狃屢勝圖忙厥終褒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肯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蓋郭后與尚業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別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所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

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寔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迴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察十安惇繼請治其祖送者

王回等徽宗立函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昭懷劉氏爲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夭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

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再謫衡州別駕
壽竄昭州五年始得歸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
任諫諍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侍制又贈寶文閣
直學士賜謚忠

浩所與游田畫王回魯誕皆良士也畫字承君陽翟
人樞密使兄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與鄒浩以氣節
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畫監京城門遣客見畫以
測其意客問畫近讀何書畫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
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爲志完發也客
言於浩浩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畫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
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
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畫然之既而
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
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
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羶海之外
能殺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
也浩蒿然自失嘆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荊沔俗用人祭
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浩將論之審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餞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寔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說之其畧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知道雖然予于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